

前言

每个人都是母亲辛苦养大的,这是一份最朴素最普世最珍贵的情感。母爱是世上最伟大的爱之一,为了表达对母亲的爱和感激,为了世上最真切温暖的感情,在这个专为母亲而设的节日,我们特用一个专版刊发优秀作者书写母亲的文章,既有对母性母爱的思考,也有对母亲的怀念,还有身为母亲对自己母亲的理解与深情,从各个方面表达对母亲的赞美和怀念。

策划:李卉 执行:罗玉珍

美丽的眼睛

刘明礼

母亲年轻的时候虽算不上漂亮,却有一双美丽的眼睛;虽没上过学,却是有名的“明白人”。虽身单力薄,却担负起一家的重担;虽历尽艰难,却把生活经营得有滋有味。在我最早的记忆里,家里住的是三间外砖内坯的低矮老房。那时,父亲在外地教书,周末才能回来,挑水做饭、下地干活、缝制浆洗、喂猪喂鸡,都是母亲一个人的事。尽管每天累得腰酸腿疼,可母亲从不抱怨,虽说自家的事都忙不完,母亲却乐于助人。东家娶媳妇,西家盖新房,前邻做满月,后邻老了人,都能看到母亲的身影。村里人都夸我母亲:“有眼色、会看事”。母亲却说:“谁家没个大事小情的,互相帮衬帮衬,再大的事也就不是事了。”

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,城里人的日子也不好过,分配的指标粮不够吃,一些人只好把孩子送回乡下。我家也来了两个城里亲戚的孩子。家里日子本不宽裕,凭空多出两张吃饭的嘴,愈发显得艰难,母亲总是把细粮紧着他们吃。她告诉我们:“困难只是一时的,咱们的好日子在后头呢!”母亲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,也没有失去过对生活的信心。

有一次,我到地里割草,挖了队里几块红薯埋在筐下,回到家被母亲发现。她把我暴打一顿,说:“这叫小偷,给我记住,饿死也不能去偷!”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挨母亲的打,从此也牢牢地记住了母亲的话。而且,总感到母亲那双犀利的眼睛在紧紧地盯着我、监督着我,让我做一个干干净净、堂堂正正的人!

母亲不识字,但对知识充满渴求,把所有的希冀都寄托在了孩子身上。晚上我和哥哥姐姐写作业,母亲虽然看不懂,也辅导不了,但不管到多晚,不论有多累,总是陪着我们,纳着她那似乎永远纳不完的鞋底。早上天不亮,她就起来给我们做饭。母亲的眼神中,总是满满的期待,因此,我们对学习从不敢懈怠,兄妹5人最低也念完了高中。高中时,我一度迷上武侠小说,每天晚上都看到很晚。母亲嘱咐我,别太用力,会累坏的,我只是支吾着打马虎眼。没有两天,我正看的《三侠五义》却不见了,去问母亲,母亲说:“我让别人看了,你看的是正经书,我先给你藏起来,等考完大学再看。”母亲不识字,却一眼看破了儿子的“心机”。

高中毕业后,我参军到了部队。父亲每次来信中,总会捎着母亲的话,让我听领导的话,好好学习,刻苦训练,脏活累活抢着干。透过一句句朴实的话语,我仿佛看到母亲用她那双充满期待的眼睛,在默默地注视着我。那深情的关注,也成了我奋发动力。当兵第二年我就考上了军校,并作为优秀生被选拔留校。

工作以后,每次回家母亲都要嘱咐我:要当个好官、做个好人。我知道,母亲怕我忘了本,怕我“湿了鞋”,在用一双无形的眼睛,密切关注着我。我暗下决心,一定不辜负母亲的期望,老实做人、踏实做事、清白为官。有次回家,我带了很多东西,母亲显得有些不安,问我是不是别人送的,是不是用公家钱买的。当得知是我自己钱买的后,脸上才绽开了笑容。母亲眼里,揉不得一点沙子。

如今,慈母已逝,但我无时无刻不感受到,她依然在用眼睛注视着我。母亲的眼睛,令我不敢放纵、不能懈怠,始终催我奋进、砥砺前行!



女人四十

朱洁

没有几天我就四十岁了。这让我辗转反侧甚至一度失眠。是啊,女人四十预示着衰老,至少从生理上说是这样的。这是我人生中第二次感伤时间的逝去。和很多女人不同,我的第一次感伤没有发生在30岁。即将30岁的我,肚子高高隆起,新的生命暗涌挣扎,唯有对临盆的焦虑。儿奔生,娘奔命,生育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战争。我能平安生下孩子吗?我应该不会因此死去吧?他一定健康漂亮吧?即将满30岁的时候,这些疑问将我牢牢裹住。

作为女人,我人生中第一次对时光的感伤发生在什么时候呢?我慢慢回忆,将时间追溯到18年前。

那是我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天。一个初夏的午后,最亲密的几个同学为前途奔波已先我离校,同寝室的9个姑娘只剩和我关系最疏远的女孩。那天,她抱着我的被子为我送行,那个情景我永远记得。又油又汗的头发紧贴着一张苍白的脸,她眉头微皱,双眼潮湿,双唇抽搐地望向我。我从未有过这样地舍不得她。我知道,人生最重要的一段时光结束了,第二天,我将在株洲开启职业生涯,而我将离开长沙奔赴另一个从未去过的城市。

接下来的几天,我不洗澡不洗头。嗅着自己奇怪的体味和廉价的洗发水味,竟然眷念起冲身体和头发的学校自来水,好像洗澡洗头了,就会把自己和学校最后的那一点关系也洗掉了。

但毕竟是22岁的女孩,纵使对青春不舍,对未来忐忑,还是满怀憧憬地出发了。很多年后,再读李泽厚谈《春江花月夜》,终于看懂了自己当年的心境。江畔何人初见月?江月何年初照人?人生代代无穷已,江月年年只相似。一个年轻的生命,当走向人生的另一个阶段时,伴随期待和希望的一定还有惆怅和感伤。

带着期待一个女人走向自己的黄金时代。工作、恋爱、婚育……那是一轮奔向高潮的跋涉,有挑战和惊喜,有甜蜜和悲伤,有病痛和失落,有生离和死别……欣喜不过如此,痛苦必须承受。原来生活这般赤裸,每个女人都是一部史诗。

2017年,我的36岁一团混乱。刚入学的大就像《窗边的小豆豆》里的小豆豆那样,对应试教育极不适应。我经常在工作的时候接到老师甚至是校长来电,然后在工作、家庭和教育的牵扯中精疲力竭。因为工作繁忙,老公对孩子和我糟糕的状态无法顾及也无法理解,但人就是这样,生活再虐,内心再伤,还是要吃饭睡觉。日子总是要过下去,改变不了别人只能改变自己,这是对生活的妥协,更是生存的智慧。

原来每一次成长都是如此艰辛,有了经血才算成熟,拼死分娩才是母亲。当那个聪明可爱、独一无二的孩子,不被主流评价认可,饱受环境打击之时,我的存在就更加重要了。此刻,我是母亲,只有我才能帮他渡劫。我突然明白了生命的意义,终于成为了伟大的母亲。他带着我的希望而来,但将独自走向自己的人生,不要预设,不要规划,尽力帮他,无悔自己就行。

2021年正月初十,我们几个好朋友聚会。这些平日里的宝妈、好女儿,大口吃肉大碗喝酒,聊工作聊孩子聊家庭聊生活聊艰难。啤酒润红了几张脸,她们看上去好像还年轻,有人眼睛笑成一条线,有人尽力克制着泪。对于未来,她们只愿平安、平凡。一共四个年纪相当的女人,我稍年长,一个单身未婚,一个丧偶5年,还有一个和我一样,努力养育着两个孩子,我从未有过地心疼女人,如同20岁看《燃情岁月》,为布莱德·皮特饰演的男主角着迷,40岁再看,却为朱莉娅·奥蒙德饰演的女主角悲伤,经历让我懂得。

40年好快,仿佛那些事就是昨天,而未来,我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完。每个女人都都是英雄。看清生活的真相后,我们不得不依然热爱生活。

更年期的母亲

南在南方

有位朋友问,你注意过更年期的母亲吗?我想这句话想了很久。母亲今年七十多岁,更年期已经过去了很久。印象中,母亲一直好好的,上有老,下有小,种了好多地,喂了几头猪。她说,她母亲正在更年期,脾气很大,看她爸不顺眼,看她不顺眼,见碗见盆子也不顺眼,总之,许多不顺眼。有一回,她母亲说,这辈子算是完了,绝经了。她没心没肺地说,多好啊,不用痛经了嘛。惹得她母亲又哭一场……

我常常回家看母亲,因为她中风了。她头一次中风,恢复得算好,两个月之后能做饭,从前能把土豆切得像丝一样,这一回,切得像棍儿,不过四个月之后,又切得像丝了。可惜一年之后再次中风,彻底做不成饭了,需要人来照顾。

我看母亲,母亲也看我。好多年前,有一回我睡午觉,迷迷糊糊地半睁着眼睛,看见母亲坐在床边,一声不响地看着我,于是我赶紧闭上眼睛,假装睡着。母亲就那样看了很久,好像我浑身都是她的目光。在那样的目光里,母亲一定想起了我小时候,尿床,淘气,哭鼻子;少年时,贪吃,冒失,荒唐;青年时,木讷,喝醉,小老头似的背着手走路……现在,却睡得安稳。

后来,我在一篇文章里写道,要给母亲凝视你的机会,安静地让她凝视,让她回味你成长的片段,回味已经远去的年月。她就像洋葱,你水灵灵地长着,她却那么瘪下去,瘪下去……

去年腊月十九,我回老家过年,保姆巴巴地盼我。我回去那天晚上,她就回家了,年关了嘛,她得回家置办年货。母亲虽然中风多年,但是生活基本能自理,就是晚上起夜没办法,虽然也有尿不湿,但她不想穿,说是像尿床一样。她手脚吃不上力,起不来,得有人拉一把,平常是保姆睡她旁边,起来拉她。保姆回家后,便是我睡母亲旁边。

母亲睡得早,我睡时,问她起不起夜,她一般要起来。扶她回来睡下,母亲要说几句话,我应着应着就睡着了。我起来问母亲,我打鼾你没睡好吧?母亲说,你打鼾也好听,一下子,像是打雷下雨了,一下子,又不打雷下雨了。我干着急,翻不过身,我想捏一下你鼻子就好了……说着,母亲就笑。母亲中风之后,爱哭。

母亲差不多六点半就要起床,我得帮她穿衣裳,穿袜子,穿鞋,倒水让她洗脸,扶着她坐在客厅的炉边,然后给她倒水喝药,再泡一杯茶给她。那时,天才微微亮。

有天清晨,我醒来,窗外已经大亮,我看见母亲正瞪着我。她平躺着,歪着脑袋瞪着我,我赶紧闭上眼睛,接受凝视……只三分钟吧,我正式睁开眼睛。我说,妈,今儿起得迟啊。母亲说,我看你睡得香……一晃,你的胡子都白了几根儿……



母亲的手

郭华悦

我很想说我的母亲。儿时的记忆中,印象最深刻的,是母亲的手。

那是一双怎样的手哇!厚黑的手掌上,满是陈年的老茧,划过皮肤是刀割一般的疼痛。每次看到母亲的手伸过来,我总会下意识地躲闪,那双手就停在了半空中。再往上看,是母亲略带无奈的笑容。

那时不懂,母亲怎么会有这样的一双手?别人的母亲,一双手都是细滑白嫩;可我的母亲,却有着一双刻满岁月痕迹的手。后来渐渐长大,也明白了母亲无奈笑容里的含义。母亲一个女人家,要挑起家庭的重担,家里田里两头忙。正是艰难日子的磨砺,母亲的手才变成了这样子。

记得我去大学报到的时候,是母亲送去学校的。到了宿舍,母亲一直把手插在衣兜里。我开始觉得奇怪,后来一想,便明白了母亲的顾虑。一念及此,心头阵阵酸楚。我将母亲的手,强制性地拉出衣兜,放在桌上。那双手,挣扎了几下,最后被我握住了。

我想告诉母亲,也想告诉同学们,有这样的手,不丢脸!要知道,母亲的手,是我们家的骄傲。我清楚地记得,那天的母亲,眼里噙满泪花。

后来,我和一位舍友成了知心好友。有一次,那位舍友告诉我,报到的那天,正是因为我母亲的手,让舍友想起了老家的母亲,同样也有着这么一双手。那是在岁月里,在劳动中,磨炼出来的一双手。这样的手,写满的是对家人的爱和奉献。也正因此,让舍友对我有了亲近感,两人最后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

每次看着这双劳动中的手,我心中总不禁油然而生自豪。要知道,这样在劳动中磨炼出来的一双手,是世上最美的风景,也是母亲

爱的表现。

如今,尽管岁月不饶人,但母亲这双劳动的手,依旧难得有清闲的时候。

那次,母亲在田里干活时摔了一跤,扭伤了脚。

为了方便照顾,我把她接到城里来,一来在生活上有个照应,二来也方便定时陪她去医院做复健和理疗。几天下来,母亲的扭伤就好得差不多了,和平常几乎没有两样。

我们几个子女都劝母亲,如今生活条件好了,没必要还留在乡下种田。要不,干脆就搬到城里来,愿意住谁那儿,就住谁那儿,或者想轮流住。可母亲的头摇得像货郎鼓,一个劲地说要回去。

这样的结果早在我们的预料中。之前也曾好几次和母亲商量过这个问题,但结果都一样,母亲怎么也不愿进城来。母亲说,知道你们孝顺,想让我过好日子,可我这把老骨头,忙了大半辈子,如今要我进城过清闲日子,衣来伸手,饭来张口,那简直是要了我的命!在乡下,我种种田,养养鸡鸭,想着自己还有点用处,心里就踏实着呢!

母亲的心情,我们何尝不明白?辛劳了大半辈子,如今劳动已经成了母亲生活的内容。每天,劳动着,想着田里种的那些绿色果蔬,自家养的鸡鸭是给孩子们,母亲的中心就快活。不让母亲劳动,也就等于剥夺了母亲的这种快乐。

这样的母亲,天底下何其多?劳动已经成了母亲们表达爱的方式。当有一天,要她们离开劳动,母亲们常常会变得郁郁寡欢。对她们来说,习惯用这种方式爱儿子女子,这让劳动已然成了她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。

母亲提着行李,生怕我们留她,头也不回地上了车。几个儿女,站在车外,不禁手向母亲告别,心里又是无奈,又是感动。

当劳动已经成了一种爱,不妨让母亲们继续以自己习惯的方式爱着我们,这也是一种孝顺。当然,也别忘了,同样用自己的劳动,回报母亲的爱。

一位普通的农妇

雷久相

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农妇,没有文化,不认得字,只会说老家土话;母亲也不能干,她性子憨,手脚钝,做事慢,急起来说话还结巴;她一生劳苦,善良、忍让、坚韧、豁达,但母亲对于我是那样的重要!

自从2002年父亲去世,母亲便不愿再在老家的老屋住。母亲说,趁她动得,想四处耍一耍。依照母亲的心愿,儿女们便轮流赡养照顾母亲。

我一般是每年暑假接母亲来株洲住几个月。只有寒暑假我才有时间陪陪母亲。其实母亲用不着我们太操心,老人家随和、俭朴、简单,她从不主动提什么要求,一日三餐你做什么她吃什么,从不啰嗦、挑剔。每餐妻子盛好饭端到地坐的那方桌子上,母亲就会叫我“吃饭了”,我有时来慢了,她就会补上一句“事做得完的?先吃饭吧。”

除了一日三餐两觉和下楼散步,不晓得看书、看报的母亲便整天守着看电视。虽是八旬老人,但母亲视力好,脑子好,连看几个小时电视从不眼胀头晕。母亲看电视时喜欢自言自语地点评,常常妙语连珠。如,电视里出现穿高跟鞋的女人,母亲点评:“这个女人穿那么高的鞋子,不跌跤才怪呢,鞋后跟和根筷子样。”电视里出现外国男人,母亲旁白:“那个外国人脸谱凹进去,装不得两杯水?”看奥运跳水比赛直播,母亲疑惑:“那男人和飞哈(蝴蝶)一样,哪门那么轻巧?”……

永远记得那年正月初二,我自驾离开老家时,母亲还笑吟吟地来到我的车前送我。我叫母亲“保重身体”,母亲“嘟嘟”点头。

我说“暑假我回来接你去株洲”,母亲“哦、哦”答应。谁知才过三天,正月初五我接到电话连夜赶回家时,母亲因突发脑溢血已深度昏迷不省人事,她像平常一样躺在床上睡着了,只是打着很响的鼾,大口大口地呼吸。我们兄弟三人通宵守候在母亲床前,慢慢地感觉到母亲柔软的身体一点一点变得僵硬,直到第二天中午最终离开我们,她闭着的眼睛始终没有睁开,临终也没有交待任何后事。大弟说母亲在这个世上说的最后两个字是她跌倒时喊的一声“唉哟”。

母亲走了的这几年来,我一直有个奇怪的想法,就是总觉得母亲没有死。母亲看电视常坐的客厅里的沙发,吃饭常坐的饭厅里椅子、母亲住过的那个房间和床铺,一切都是原物原样。可是,我再也不见母亲的身影,再也听不到母亲的啰嗦与叮咛了。从前也曾烦过母亲的种种不好,现在只记得母亲的种种好!从前总以为自己待母亲不错,现在只觉得自己尽孝太少!

“没妈的孩子像根草”!此刻,我在书房里翻阅着母亲的照片,听着《天堂上的妈妈》这首歌,心如刀绞,悲伤泪流,思念如潮水般涌来——我那不识字的老妈早已与父亲天堂团聚了吧?祝二老在天堂一切安好!

